



幽默小品

德佑问道



王恒/绘

德佑曾经是陈国的超级英雄，带兵南征北战，胜多负少。但四十岁后，却仿佛鬼魂附体，屡战屡败，陈国也因此危在旦夕。

德佑听闻大山之巅有隐士高人，于是前去寻求指点迷津。

德佑千辛万苦登至山巅，果然见到一位老年男子，披头散发，横卧在茅草堆上酣睡。

德佑躬身站立，静候隐士醒来。

等到太阳西落，老年男子才翻了个身，睁开眼。

德佑施礼作揖，说明来意。

老年男子目若无人，抓起身下的茅草，往天上一抛。

德佑心中不解，刚欲相问，但老年男子啐了他一口，浓浓的痰挂在他的盔甲上。

堂堂将军如此受辱，德佑顿生怒火，正要拔剑，想到此行目的，稍首致诚：“请教先生，如何反败为胜，护我陈国？”

老年男子大叫两声，纵身一跃，一道烟跑了。德佑想追，可一身盔甲，行动不便。

德佑呆立原地，反复回味。

下山后的德佑带兵有如神助，所向披靡，辅助陈国建立霸业，受封“镇国大将军”。

陈国国君曾问德佑反败为胜缘故。

德佑回复：“多亏高人指点。高人往天上扔茅草，告诉我不要把草民当天，赢得民心。高人往我身上吐痰，是在警示我不要怨天尤人，而要自我反思。高人大叫两声纵身而走，是提醒我打仗要鼓士气，轻兵突击，出其不意……”

德佑携带重金登上山巅酬谢隐士，见到的却是一个中年人，一张陌生的面孔。

中年人说：“我即此山隐士。”

德佑愕然：“三年前的那个披头散发的老年男子又是谁？”

隐士道：“那是一个可怜的流浪汉……” ■ 王伟革

半联酒店

清朝乾隆年间，距承德避暑山庄不远处新开了一家酒店，谓“半联酒店”，店堂正中高悬一副对联：一串无鳞，鳅短、鳝长、鲶大嘴。掌柜是江南一落第秀才，他宣称：“谁人对出下联，免费供奉酒饭一个月。”以此招揽生意。

消息传出，酒店门庭若市，生意兴隆。那些达官显贵、绅士富豪、骚人墨客乃至市俗小贩纷至沓来；人人苦思冥想，个个绞尽脑汁，然而终究无从对出。

忽一日，来了位衣衫褴褛的读书人，见那半副对联，喊来掌柜，说道：“不必白吃一月，赏我一顿即可。”掌柜拿来笔墨，读书人略思之，挥笔而就：三元有甲，龟圆、鳖瘪、蟹缺头。不仅字句对仗工整，且字体酷似上联。在一片喝彩声中，掌柜惊得瞠目结舌，半晌才长叹一声，连说“奇才，奇才！”

半联酒店不复存在，掌柜只好到别处改弦更张去了。 ■ 杜浙泉

古代笑林

田主见鸡

一富人有余田数亩，租与张三种，每亩索鸡一只。张三将鸡藏于背后，田主遂作吟哦之声曰：“此田不与张三种。”张三忙将鸡献出，田主又吟曰：“不与张三却与谁？”张三曰：“初问不与我，后又与我何也？”田主曰：“初乃无稽(鸡)之谈，后乃见机(鸡)而作也。”

训子

富翁子不识字，人劝以延师训子。先学一字是一画，次二字是二画，次三字三画。其子便欣然投笔告父曰：“儿已都晓字义，何用师为？”父喜之乃谢去。一日父欲招万姓者饮，命子晨起治状，至午不见写成。父往询之，子恚曰：“姓亦多矣，如何偏姓万，自早至今才得五百画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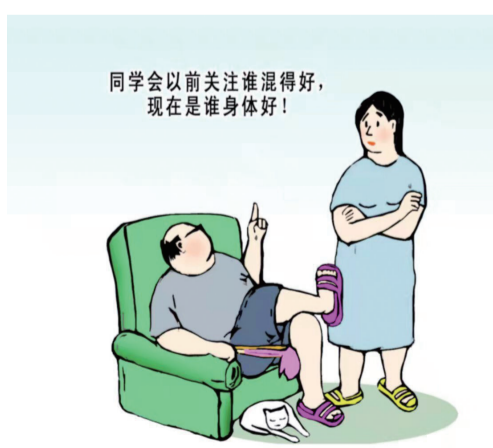
讲解

有姓李者暴富而骄，或嘲之云：“一童读百家姓首句，求师解释，师曰：‘赵是精赵的赵字(吴俗谓人呆为赵)，钱是有铜钱的钱字，孙是小猢猻的孙字，李是姓张姓李的李字。’童又问：‘倒转亦可讲得否？’师曰：‘也讲得。’童曰：‘如何讲？’师曰：‘不过姓李的小猢猻，有了几个臭铜钱，一时就精赵起来。’” ■ 据《笑林广记》

哲理漫画



风趣漫画



此一时彼一时 ■ 祁雪峰

名家小品

儿童票

马克·吐温有一次乘火车去一所大学讲课，因为时间紧张，他十分着急，但火车却开得很慢。

这时，过来一位检票员，向他问道：“先生，您有票吗？”

马克·吐温递给他一张儿童票。

检票员仔细地打量他之后说：“真有意思，我看不出您还是一个孩子哩！”

马克·吐温回答：“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不过，我买车票的时候还是孩子。”

一个牧师的演讲很精彩，马克·吐温却跑过去砸场子，说：“你的演讲的每一个词，我都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不可能。”牧师愤怒地说。

第二天，牧师收到了那本书——字典！

综合

轻松一刻

摄像

一场绵绵秋雨过后，气温急剧下降了七八度，一片片树叶在秋风吹刮下，纷纷凋零，落在地上，形成一团团漩涡状的“涡流”，而且原来绿油油的草丛也变得枯萎了。

这个景象和我们这个文明单位极不相称，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局领导作出决定，利用一下午的时间，清扫机关院里的落叶和杂草，并安排后勤生活服务处的王处长组织实施。

王处长心想，整个机关院落也只不过2000平方米，50多号人出动，每人所摊的面积也就是三四十平方米，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也就没有具体分块。

下午一上班，大家拿着扫帚、铁锹出来劳动。可当散落的树叶被扫在一堆时谁都懒得多走几步路把它运到单位的垃圾场，而是用火柴点燃。一时间，浓烟滚滚，整个机关大院烟雾缭绕，被烧焦的树叶漫天飞舞。

等到铲除杂草时，就更体现出这些坐惯机关的人对体力劳动的不适应，于是有人开始扎起堆来闲聊，有的说人工太慢，还不如用推土机铲一遍，有的说干脆等秋后杂草干枯后一烧了之……都在纸上谈兵，就是没一个人动真格的。很显然王处长想发火，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秘书小张凑近王处长，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不一会儿，小张扛来一架摄像机，对着扎堆的人群，不停地变换着各种姿势。人们看有摄像机在录像，扎堆的自然散开了，也不再闲聊了。只见他们铲草的铲草，装车的装车，仅十分钟的工夫，刚才狼藉的院落立刻显得干净多了。

到了晚上，大家到家后都早早地打开电视机，想在单位新闻上看到自己下午劳动的镜头，可等到节目结束也没有看到下午劳动的镜头。

第二天，有人说小张用摄像机录的东西根本没给电视台。 ■ 黄宇辉

小启：本版部分文章转载于其他期刊及网络，刊发时无法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烦请原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联系邮箱：xbmh2020@126.com